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二回 折鸞交李漱芳棄世 急鴿難陶雲甫臨喪

按：陶雲甫要說《四書》酒令之時，突然侍席管家引進一個腳夫，直造筵前。雲甫認識係兄弟陶玉甫的轎班，問他何事。那轎班鞠躬附耳，悄悄地稟明一切。雲甫但道：「曉得哉，就來。」那轎班也就退去。高亞白問道：「阿是李漱芳個凶信？」雲甫道：「勿是，為仔玉甫個病。」亞白詫異道：「玉甫無啥病呢。」雲甫攢眉道：「玉甫是自家來浪要生病。漱芳生仔病末，玉甫竟衣不解帶個伏侍漱芳，連浪幾夜天勿曾困，故歇也來浪發寒熱。漱芳個娘教玉甫去困，玉甫定歸勿肯，難末漱芳個娘差仔轎班來請我去勸勸玉甫。」齊韻叟點頭道：「玉甫、漱芳纔難得，漱芳個娘倒也難得。」雲甫道：「越是要好末，越是受累。玉甫前世裏總欠仔俚咪幾花債，今世來浪還！」合席聽了，皆為太息。

雲甫本意欲留下單麗娟侍坐和興。麗娟不肯，早命娘姨收起銀水煙筒、豆蔻盒子。雲甫深為抱歉，遍告失陪之罪。尹癡鴛道：「耐個嚕蘇句子說仔出來，勳一淘帶得去。」雲甫乃說是「饅而餛，魚餒而肉敗不食」十一字，說罷作別。齊韻叟送至簾前而止。

陶雲甫、單麗娟下階登轎，另有兩個管家拿著明角燈籠，平列前行，導出門首。兩肩轎子離了一笠圍，望著四馬路滔滔邁返。單麗娟自歸西公和里，陶雲甫卻往東興里李漱芳家。及門下轎，窺進右首李浣芳房間。大阿金賒見跟去，加過茶碗，更要裝煙。雲甫揮去，令他：「喊二少爺來。」大阿金應命去喊。

約有半刻時辰，陶玉甫纔從左首李漱芳房間趑趄而至，後面隨著李浣芳，見過雲甫，默默坐下。雲甫先問漱芳現在病勢。玉甫說不出話，搖了搖頭，那兩眼眶中的淚已紛紛然如脫線之珠。倉猝間不及取手巾，祇將袖口去掩。浣芳爬在玉甫膝前，扳開玉甫的手，怔怔的仰面直視。見玉甫吊下淚痕，浣芳「哇」的失聲便哭。大阿金呵禁不住，仍須玉甫叫他勳哭，浣芳始極力含忍。

雲甫睹此光景，亦覺慘然，宛轉說玉甫道：「漱芳個病也可憐。耐一徑住來浪服侍服侍，故也無啥，不過，總要有點淘成末好。我聽見說耐來浪發寒熱，阿有價事？」

玉甫默著臉，眼注地板，不則一聲。雲甫再要說時，卻聞李秀姐口音，在左首簾下低叫兩聲「二少爺」。玉甫惶急，撇下雲甫，一溜奔過，浣芳緊緊相隨。雲甫因有心看其病勢，也踱過左首房間，隔著圓桌望去。祇見李漱芳坐在大床中，背後墊著幾條綿被，面色如紙，眼睛似閉非閉，口中喘急氣促。玉甫靠在床前，按著漱芳胸脯，緩緩往下揉挪。阿招蹲在裏床，執著一杯參湯。秀姐站在床隅，秉著洋燭手照。浣芳擠上去，被秀姐趕下來，掩在玉甫後面偷眼張觀。

雲甫料病勢不妙，正待走開，忽覺漱芳喉嚨「咕」的聲響，吐出一口稠痰。秀姐遞上手巾就口承接，輕輕拭淨。漱芳氣喘似乎稍定，阿招將銀匙舀些參湯候在脣邊。漱芳張口似乎吸受，雖喂了四五匙，僅有一半到肚。玉甫親切問道：「耐心裏阿好過？」連問幾遍，漱芳似乎抬起眼皮，略瞟一瞟，旋即沉下。玉甫知其厭煩，抽身起立。秀姐回頭放下手照，始見陶雲甫在前，慌說道：「阿唷，大少爺也來裏！該搭齷齪個，對過去請坐哩。」

雲甫方轉步出房。秀姐令阿招下床留伴，自與玉甫、浣芳一齊擁過右首房間。大家都不入座，立在當地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。浣芳祇怔怔的看看這個面色，看看那個面色，盤旋蹣跚，不知所為。還是秀姐開言道：「漱芳個病是總歸勿成功哉哩，起初倪纔來浪望俚好起來，故歇看俚樣式，勿像會好，故也是無法子。難俚末勿好，倪好個人原要過日腳，阿有啥為仔俚說勳活哉？無撥該個道理呢，大少爺阿對？」

玉甫在傍聽到這裏，從丹田裏提起一口氣，咽住喉管，竟欲哭出聲來，連忙向房後溜去。雲甫祇做不知。秀姐又道：「漱芳病仔一個多月，上上下下害仔幾花人！先是一個二少爺，辛苦仔一個多月，成日成夜陪仔俚，困也無撥困。今朝我摸摸二少爺頭浪，好像有點寒熱。大少爺倒要勸勸俚末好。我搭二少爺說過歇，漱芳死仔，原要耐二少爺照應點我。我看個二少爺真真像是我親人一樣。故歇漱芳末病倒仔，二少爺再要生仔病，難末那價呢？」雲甫聽了，蹙額沉思，遲回良久，復令大阿金去喊二少爺。

大阿金尋到左首房間，並不在內，問阿招，說勿來。誰知玉甫竟在後面秀姐房裏面壁而坐，嗚嗚飲泣。浣芳也哭著，拉衣扯袖，連聲叫「姐夫勳哭哩！」。大阿金尋著了，說：「大少爺喊耐去。」玉甫勉強收淚，消停一會，仍挈浣芳出至右首房間，坐在雲甫對面。秀姐側坐相陪。

雲甫乃將正言開導一番，說：「男子從無殉節之理，就算漱芳是正室，止可以禮節哀，況名分未正者乎？」玉甫不待同畢而答道：「大哥放心！漱芳有勿多兩日哉。我等俚死仔，後底事體舒齊好仔，難末到屋裏，從此勿出大門末哉。別樣個閑話，大哥勳去聽。漱芳也苦惱，生仔病，無撥個稱心點人服侍俚。我為仔看勿過，說說罷哉。」雲甫道：「我說耐也是個聰明人，難道想勿穿？照耐實概說也無啥。不過耐有點寒熱，為啥勿困？」玉甫滿口應承道：「日裏向困勿著，難要困哉，大哥放心。」

雲甫沒話，將行。秀姐卻道：「再有句閑話商量。前兩日，漱芳樣式勿好末，我想搭俚沖沖喜。二少爺總望俚好，勿許做。難故歇要去做哉哩，再勿做常恐來勿及。」雲甫道：「故是做來浪末哉，就好仔也勳緊。」說著起身。玉甫亦即侍立要送。浣芳祇恐玉甫跟隨同去，攔著不放。雲甫也止住玉甫，堅囑避風早睡。秀姐送出房來。

雲甫向秀姐道：「玉甫也勿大明白，悄然有啥事體末，耐差個人，到西公和答應我，我來幫幫俚。」秀姐感謝不盡。雲甫並吩咐玉甫的轎班，令其不時通報。秀姐直送出大門外，看著上轎方回。

雲甫還不放心中到了西公和里單麗娟家，就差個轎班：「去東興里打探二少爺阿曾困。」等夠多時，轎班纔回，說：「二少爺困末困哉，呷來浪發寒熱。」雲甫更令轎班去說：「受仔寒氣，倒是發泄點個好，須要多蓋被頭，讓俚出汗。」轎班說過返命。雲甫喫了稀飯，和單麗娟同床共寢。

次早睡醒，正擬問信，恰好玉甫的轎班來報說：「二少爺蠻好來浪，先生也清爽仔點。」雲甫心上略寬，起身洗臉。又值張秀英的娘姨為換取衣裳什物，從一笠圍歸家，順齎一封齊韻叟的便啟，清雲甫晚間園中小敘，且詢及李漱芳之病。雲甫令娘姨以名片回復，說：「晚歇無啥事體末來。」

不料娘姨去後，敲過十二點鐘，雲甫午餐未畢，玉甫的轎班飛報，李漱芳業已去世。雲甫急的是玉甫，丟下飯碗，作速坐轎前赴東興里。一路打算，定一處置之法。追至門首，即命轎班去請陳小雲、湯嘯庵兩位到此會話。

雲甫邁步進門，祇見左首房間六扇玻璃窗豁然洞開，連門簾也揭去，燒得落床衣及紙錢、銀箔之屬，煙騰騰地直沖出天井裏，隨風四散。房內一片哭聲，號啕震天，還有七張八嘴吆喝收拾的，聽不清那個為玉甫聲音。適遇相幫桂福卸下大床帳子，胡亂卷起，搨出房來。見了雲甫，高聲向內喊道：「大少爺來裏哉！」

雲甫且往右首房間，兀坐以待。忽聽得李秀姐極聲嚷道：「二少爺勳哩！」隨後一群娘姨、大姐飛奔擁去。轎班等都向窗口探首觀望，不知為著甚事。接著秀姐、娘姨、大姐固定玉甫，前面挽，後面推，扯拽而出。玉甫哭的喉音盡啞，祇打乾噎，腳底下不曉得高低，跌跌撞撞，進了右首房間。雲甫見玉甫額角為床欄所磕，墳起一塊，躁腳道：「耐像啥樣子嘎！」玉甫見雲甫發怒，自己方漸漸把氣遏抑下去，背轉身，挺在椅上。秀姐正擬商量喪事，阿招在客堂裏叫秀姐道：「無姆來看哩！浣芳還來浪叫『阿姐』，要爬到床浪去拉起來。」秀姐慌的復去攬過浣芳。浣芳更哭的似淚人一般。秀姐埋冤兩句，交與玉甫看管。

恰值轎班請的陳小雲到了，雲甫招呼迎見。小雲先道：「嘯庵為仔朱淑人親事，到仔杭州去哉。耐請俚啥事體？」雲甫乃說出拜托喪事幫忙之意，小雲應諾。

雲甫轉向玉甫朗朗說道：「故歇死末是死個哉，耐也勿懂啥事體，就來裏該搭也無啥用場。我說末托小雲去代辦仔，我同耐兩家頭走開點。」玉甫發極道：「故末阿哥再放我四五日阿好？」剛說一句，又哭的接不下。

雲甫道：「勿呀，故歇去仔，晚歇再來末哉呀。我是教耐去散散心。」秀姐倒也攏掇道：「大少爺同得去散散心，蠻好。二少爺來裏，我也有點勿放心。」小雲調停道：「散散心也無啥。倘然有啥事體末，我來請耐。」玉甫被逼不過，垂首無言。雲甫就喊「打轎」，親手攙了玉甫同行，說：「倪到對過西公和去。」

浣芳聽說對過，祇道他們去看漱芳，先自跑過左首房間。阿招要擋不及。既而浣芳候之不至，又茫茫然跑出客堂。玉甫方在門首上轎，浣芳顧不得甚麼，哭著喊著，一直跑出大門，狠命的將頭顱望轎杠亂碰。猶幸秀姐眼快，趕緊追上，攔腰抱起。浣芳還倔強作跳。玉甫道：「讓俚一淘去仔罷。」秀姐應許放手。浣芳得隙，伏下身子，鑽進轎內，和玉甫不依。經玉甫好言撫慰而罷。

轎班抬往西公和里覃麗娟家。雲甫出轎，領玉甫暨浣芳登樓進房。麗娟見玉甫、浣芳淚眼未干，料為漱芳新喪之故。外場紋上手巾，雲甫命多絞兩把給浣芳揩。麗娟索性叫娘姨舀盆面水，移過梳具，替浣芳刷光頭發，並勸其傅些脂粉，浣芳情不可卻。玉甫坐在煙榻上，忽睡忽起，沒個著落。

不多時，陳小雲來尋，坐而問道：「棺材末有現成個來浪，一個婺源板，也無啥；一個價錢大點，故末是楠木。用陸裏一個？」玉甫說：「用楠木。」雲甫遂不開口。小雲道：「所用衣裳，開好一篇帳來裏。俚哋要用鳳冠霞帔末如何？」玉甫回答不出，望著雲甫。雲甫道：「故也無啥，總歸玉甫就不過豁脫兩塊洋錢，姓李個事體與陶姓無涉。隨便俚哋要用啥，讓俚哋用末哉。」小雲又訴說：「陰陽先生看個，初九午時人殮，未時出殯，初十申時安葬。墳末來浪徐家匯，明朝就叫水作下去打墳，倒也要緊哉。」雲甫、玉甫同聲說「是」。小雲說畢去了。

黃昏時候，玉甫想起一件事來，須去交代。雲甫力阻不聽，祇得相陪乘轎同去。浣芳自然從行，仍和玉甫合坐一轎。及至東興里李漱芳家看時，漱芳尸身早經載出，停於客堂中央，掛著藍布孝幔。靈前四眾尼姑對坐諷經。左首房間保險燈點得雪亮，有六七個裁縫擺開作臺，趕做孝白。陳小雲在右首房間，正與李秀姐檢點送行衣。

玉甫見這光景，一陣心酸，那裏熬得？背著雲甫，徑往後面李秀姐房中，拍凳捶臺，放聲大慟。再有浣芳一唱一和，聲徹於外。李秀姐急欲進勸，反是雲甫叫住，道：「耐倒勸去勸俚，單是哭還勸緊，讓俚哭出點個好。」秀姐因令大阿金準備茶湯伺候。比送行衣檢點停當，後面哭聲依然未絕，但不像是哭，竟是直聲的叫喊。雲甫道：「難去勸罷。」秀姐進去，果然一勸便止，並出前邊，洗過臉，漱過口。浣芳團團圍牢玉甫，刻不相離。

玉甫略覺舒和，即問秀姐人殮頭面。秀姐道：「頭面是勿少來浪，就缺仔點衣裳。」玉甫道：「俚幾對珠花同珠嵌條，纔勿對，單喜歡帽子浪一粒大珠子，原拿得來做仔帽正末哉。再有一塊羊脂玉珮，俚一徑掛來哋鈕子浪，故末讓俚帶仔去，勸忘記。」秀姐說：「曉得哉。」

玉甫心中有多少事，一時卻想不起。雲甫乃道：「耐要哭末，隨便啥辰光，到該搭來哭末哉，倒也無啥；就不過夜頭勸住來浪，耐同我到西公和去。西公和賽過是間壁，耐有啥閑話就可以來，俚哋也好來請耐，大家蠻便，阿對？」

玉甫知道是好意，不忍違逆，一概依從。雲甫當請陳小雲西公和便夜飯。秀姐堅意款留，雲甫道：「倪勿是客氣，為仔該搭喫總勿舒齊。」秀姐道：「倪自辦菜燒好來浪，送過來阿好？」雲甫應受。臨行，又被浣芳攔著玉甫不放。雲甫笑道：「原一淘去末哉。」浣芳尚緊拉玉甫衣襟，不肯坐轎。於是小雲、雲甫前後遮護，一同步行。

剛至覃麗娟家，相幫桂福提著竹絲罩籠隨後送到，擺在樓上房裏，清清楚楚，四盆四碗。雲甫令麗娟、浣芳入席共飲，玉甫仍滴酒不聞。小雲公事未了，毫無酒興，甫及三巡，就和玉甫、浣芳先偏喫飯，獨有麗娟陪著雲甫杯杯照乾。雲甫欲以酒為消愁遣悶之計，喫到醺然，方纔告罷。小雲飯後即行。雲甫已向麗娟計定，騰出亭子間為玉甫安榻。

這一夜，玉甫為思窮望絕，無可奈何，反得放下身心，鼾鼾一覺。祇有浣芳睡在玉甫身傍，夢魂顛倒，時時驚醒。

初八早晨，浣芳睡夢中救地哭喊：「阿姐，我也要去個呀！」玉甫忙喚醒抱起。浣芳還癡著臉，嗚咽不止。玉甫並不根問，相與著衣下床，又驚動了雲甫、麗娟，也比往常起的較早。

喫過點心，玉甫要去東興里看看，雲甫終不放心，相陪並往。浣芳亦隨來隨去，分拆不開。玉甫自早至晚，往返三次，慟哭三場，害得個雲甫焦勞備至。

第四十二回終。